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全译插图本

# 审判·城堡

[奥]卡夫卡◎著 韩瑞祥 张荣昌◎译



DER PROZESS · DAS SCHLO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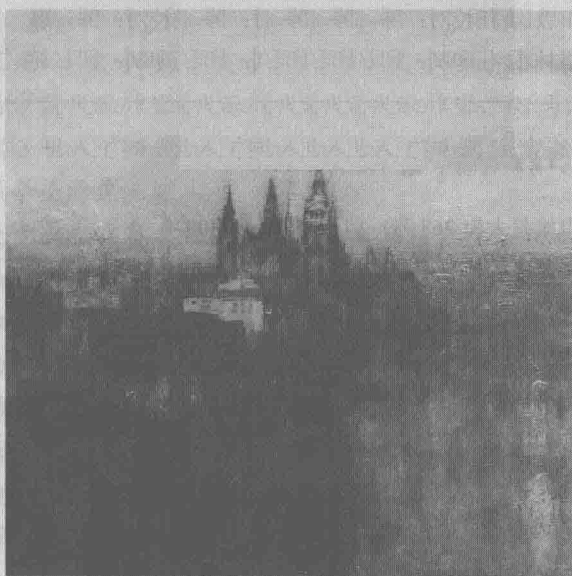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全译插图本

# 审判·城堡

[奥]卡夫卡◎著 韩瑞祥 张荣昌◎译



DER PROZESS DAS SCHLOSS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判·城堡 / (奥)卡夫卡著; 韩瑞祥, 张荣昌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ISBN 978-7-5354-9131-2

I. ①审… II. ①卡… ②韩… 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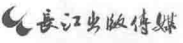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2308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格林图书

责任印制: 邱莉 王光兴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4页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70千字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导读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在这种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是在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去观察自我,去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文学成为他终生唯一的业余爱好。1908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乡村医生》(1924)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

堡》(1922)都是未竟之作。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遗言给挚友布洛德,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洛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有多么的千差万别,无论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卡夫卡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而是一个独具风格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长年累月地等着通往法的门开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经历,但这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面临的困惑。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从第一篇作品《记一次斗争》(1903)开始,他那“笼子寻鸟”的悖论式思维几乎无处不在。1915年发表的《变形记》是其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卡夫卡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内涵,寓言式地显示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

卡夫卡生前未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风格”的发展。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失踪的人》还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痕迹,那么,《审判》的表现则充满荒诞和悖谬的色彩,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卡夫卡风格”成熟的标志。主人公约瑟夫·K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以后,既没有人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人剥夺他的行动自由,但他却越来越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遭受幽灵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折磨,最后又莫名其妙地被处死。这部小说通过表现主人公进退维谷的内心体验,从头至尾给人以荒诞不经的压迫感。《审判》是布洛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年),由此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也开始了争论不休的卡夫卡一章。

《城堡》是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卡夫卡风格”的代表作。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K.试图进入城堡的经历和命运。在一个冬天的夜晚,K.受城堡伯爵的雇用来到一个附近的一个村子。城堡虽然近在咫尺,K.却可望而不可即,永远进不去。他在村子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常现象,几乎连栖身之地都不容易找到。管K.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K.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除了得到信差送来的两封内容矛盾的信以外,却始终见不到人。他在村子里一步步陷下去,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一切联系的可能性。

《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体现。“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对它的体验。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的、惊心动魄的。他好像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无所适从,无能为力,城堡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公文函件似是而非、难以捉摸。像《审判》里的约瑟夫·K一样,K.在“城堡”制造的迷宫里一筹莫展,忍受着荒诞的煎熬,其生存的现实启人深思。

“卡夫卡风格”独成一家，卡夫卡的作品是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正因为如此，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才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卡夫卡学。

韩瑞祥

2011年12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审 判

- 1 逮 捕 / 003
- 2 格鲁巴赫太太—毕尔斯泰纳小姐 / 015
- 3 初 审 / 025
- 4 在空荡荡的审讯厅里—大学生—办公室 / 037
- 5 鞭 手 / 055
- 6 K 的叔叔——莱尼 / 061
- 7 律师—厂主—画家 / 077
- 8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 114
- 9 在大教堂里 / 137
- 10 结 局 / 155

残章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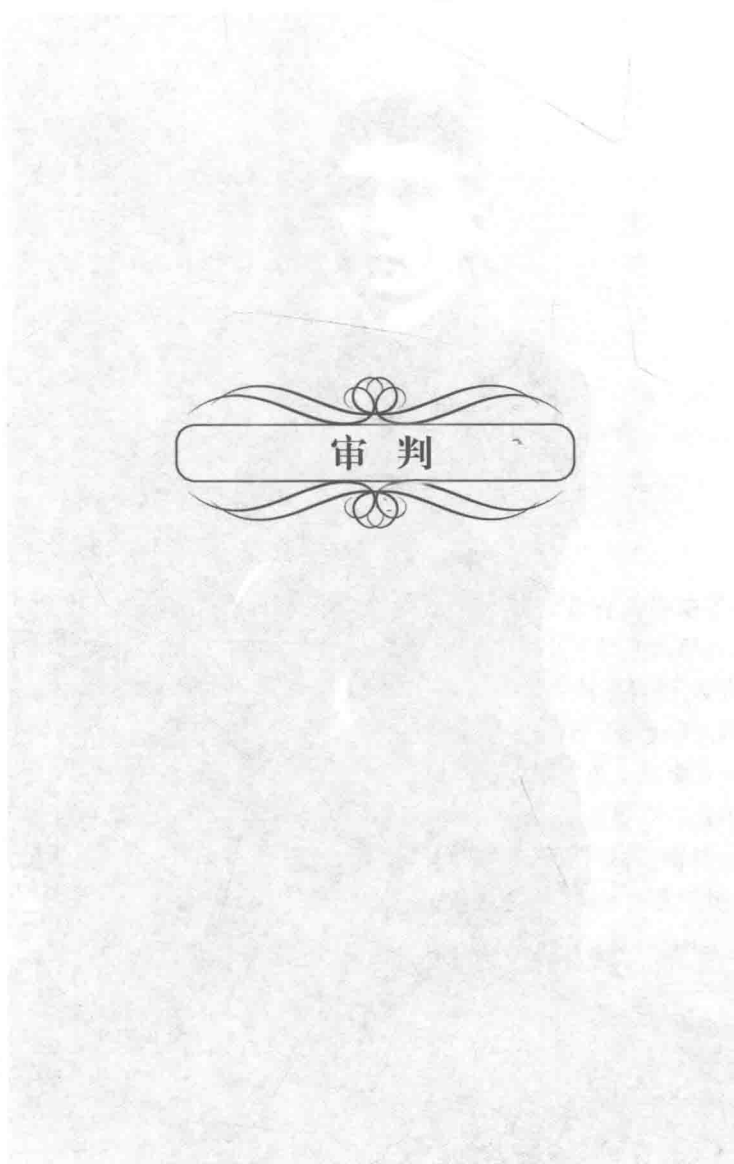
- 1 毕尔斯泰纳的朋友 / 163
- 2 检察官 / 169
- 3 拜访爱尔萨 / 174
- 4 明争暗斗 / 176
- 5 法 院 / 180



6 探望母亲 / 183

城 堡

- 1 到 达 / 189
- 2 巴纳巴斯 / 202
- 3 弗丽达 / 216
- 4 第一次和老板娘谈话 / 224
- 5 在村长那儿 / 235
- 6 第二次和老板娘谈话 / 250
- 7 教 师 / 261
- 8 等候克拉姆 / 269
- 9 反对讯问的斗争 / 276
- 10 在街上 / 285
- 11 在学校里 / 290
- 12 助 手 / 299
- 13 汉 斯 / 305
- 14 弗丽达的责备 / 313
- 15 在阿马莉娅那儿 / 322
- 16 无 题 / 330
- 17 阿玛莉娅的秘密 / 343
- 18 阿玛莉娅受罚 / 356
- 19 四处求情 / 364
- 20 奥尔嘉的计划 / 370
- 21 无 题 / 383
- 22 无 题 / 390
- 23 无 题 / 399
- 24 无 题 / 412
- 25 无 题 / 424



審判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

## 1 逮捕

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每天一早八点钟，女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总会给他送来早点，今天却没有来。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K倚着枕头向窗外望，发现住在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异常好奇地注视着他。K饿着肚子，也感到很奇怪，便按响了铃。随即有人敲了敲门，一个他在这栋楼里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长得修长，但看上去却很结实。他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纽扣，还有一条束带，显得特别实用，活像一个旅行者的装扮。但K并不明白这一切是派什么用场的。“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这人并不理睬K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他只是问道：“是你按的铃吗？”“安娜该给我送早点了。”K说完便不作声了；他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心里琢磨着，竭力想弄清楚来者到底是什么人。然而，这人不大会儿就避开了他打量的目光，转身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向显然紧站在门外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点来。”旁屋随之响起一阵短暂的哄笑声，听声音也弄不清屋里有多少人。虽然这陌生人并没有从笑声中悟出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却像转达通知一样对K说：“不行。”“简直不可思议，”K说着从床上跳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倒要瞧瞧，隔壁屋里都是些什么人，看看她格鲁巴赫太太怎么来给我解释这莫名其妙的打扰！”但

是，他立刻意识到，他不该大声这么说，这样做不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陌生人对他的监视权了吗？到了现在这份儿，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陌生人毕竟不是那样想的，因为他问道：“难道你不觉得待在这儿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来干什么，我就不愿意待在这里，也不想搭理你。”“我可是好意。”陌生人说着便有意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他的意料。一眼看去，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像头天晚上一样依然如旧。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客厅，满屋子都是家具、陈设、瓷器和照片。也许客厅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一进屋是看不出来的，更何况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正坐在敞开的窗前看书的男人。他抬起头来望着K。“你应该待在自己的屋子里。难道弗兰茨没有告诉你吗？”“说过，你究竟要干什么？”K一边说，一边把目光从这个刚认识的人身上移向站在门旁的弗兰茨，然后又移了回来。穿过敞开的窗户，K又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她面带老态龙钟的好奇走到正对面的窗前，想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一切。“我要见格鲁巴赫太太——”K边说边挥舞着两臂，仿佛要挣脱开两位站得距他还很远的人走出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着将手里的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原来是这样，”K说，“那么究竟为什么呢？”他接着问道。“我们不是来告诉你什么的，回到你的屋子里去等着吧。你已经有案在身，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我这么随随便便跟你说话，已经超越了我的使命。但愿除了弗兰茨以外，谁也别听见我说的话。弗兰茨自己也违反规定，对你太客气了。你遇上我们这样的看守，算你走大运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走运的话，就可以有好结果。”K打算坐下来，可是他看了看，屋里除了靠在窗前的一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坐。“你将会明白，这些都是真心话，”弗兰茨说着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过来。那人要比K高大得多，他不停地拍着K的肩膀。两人仔细地看K的睡衣说，他得换件普通的睡衣，他们愿意保管这件睡衣和他的其他衣物。一旦他的案子有了圆满的结果，再一一还给他。“你最好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保管，可别交到仓库里，”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发生失窃的事；另外，到了仓库里，过上一段时间，不管你的案子有没有结果，他们都会把你的东西统统卖掉。天晓得像这样的

案子会拖多久，近来就更说不准了！当然，你最后从仓库里也能拿到变卖来的钱，不过这钱到了你手上已经少得可怜，因为拍卖时不管叫价的高低，只看贿赂的多少。其次大家都清楚，这样的钱一年一年地转转去，每经一道手都要雁过拔毛。”K 对这些话几乎毫不在意；他并不看重他或许还有权支配自己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然而有这帮人在身边，他简直无法思索。第二个看守一直用肚皮顶着他的身子——只有看守们才会这样，似乎显得很亲热。但是，K 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副又干又瘪的面孔，一个大鼻子歪向一边，这面孔与那肥胖的躯体毫不相配。他正在 K 脑袋上方与另外那个看守商量着什么。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是哪家的人？K 不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太平、法律刚正的法治国家里吗？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K 一向喜欢对什么事都尽量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只有当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时，他才会相信真的是这个样；不到灾祸临头，他根本不会去替明天操心。可是此时此刻，他觉得这种态度并非可取，也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场玩笑，当作是银行里的同事跟他开的一场不大高明的玩笑，只是他不明白其中的原由罢了。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吧，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消心照不宣地朝着这两个看守的脸笑笑，他们准会一同笑起来。也许他们就是在街道拐角处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的样子倒很像。尽管如此，他从一看见那个叫弗兰茨的看守时起，就打定主意，不放弃他面对这两个人可能占有的优势，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优势。即使尔后有人会说，他连开玩笑都不懂，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他大概回想起了——他向来就没有吸取教训的习惯——几桩说来无足轻重的往事，因为不听朋友的劝告，一点儿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草率行事，结果不得不去自食其果。那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蹈覆辙。如果这是一场喜剧的话，那我就要奉陪到底了。

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说，随之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去，急匆匆地回到他的屋里。“他好像挺能沉得住气。”他听到身后有人这样说。他一到自己屋里，立刻拉开写字台的抽屉，里面的一切摆放得井井

有条,可是由于情绪激动,他恰恰要找的身份证件一时却找不见。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牌照,打算拿去出示给看守,可是又觉得这玩意儿太不管用。他继续翻来找出,总算找到了出生证。当他再回到隔壁房间时,对面那扇门打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正好也想进去。她一瞧见K的那一刹那,显得十分窘迫,K差点儿还没有看出她来,她说了声对不起就消失在门后,而且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进来吧!”K还来得及说的就是这句话。可是,他拿着身份证件,站在屋子中央,眼睛只是直望着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门。看守们一声喊叫,才使他醒悟过来。他发现他们坐在窗前的小桌旁瓜分着他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呢?”K问道。“不许她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就是因为你是被捕了。”“我究竟怎么会被捕呢?如此的莫明其妙?”“怎么,你又来劲啦,”那看守一边说,一边把一块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到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必须回答,”K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件,现在让我看看你们的,首先是拘捕证。”“哎呀,我的天哪!”那个看守说,“你不能老老实实地听命于自己的处境,你好像存心要惹我们发怒,别白费气力了。我们现在可能比任何人对你都要好!”“一点儿不错,你要相信这个,”弗兰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没有送到嘴边,久久地注视着K。他的目光看上去意味深长,可是令人费解。K很不情愿地与弗兰茨对视着。然后,他拍着手中的证件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喊道,“你的表演让人讨厌,连个小孩子都不如。你究竟想干什么?你凭什么身份证件和拘捕证跟我们这些看守纠缠不休,难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你这桩讨厌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不过是地位卑微的职员,哪里管得着什么身份证件之类的事。我们不过是每天看管你十个钟头,拿工钱罢了,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我们为之服务的当局在下这样的拘捕令前,都会十分审慎周密地弄清拘捕的理由和被捕人的情况。这可是不会有错的。就我所知——当然我只是了解最低一级的官员,我们的官员们从来是不会错罪良民,而是按照法令行事,哪里有犯罪,就派我们这些看守去那里。这就是法律。怎么会弄错呢?”“这种法律我可不懂,”K说道。“那你就更糟了,”那个看守答

道。“想必法律也只是存在于你们的脑袋里，”K说道。他极力想弄清楚这两个看守的想法，使他们的想法为自己服务，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那个看守不容K再说下去。他说：“将来会有你好受的。”这时，弗兰茨插嘴说：“你瞧，威勒姆，他承认说他不懂法律，可是他又声称自己是无罪的。”“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根本没法让他这样的人明白道理，”另外那个看守说。K不再去搭理他们。“难道说，”他心想着，“我非得叫这些最下等的官员——他们自己承认是这样——的一派胡言乱语搞得神魂颠倒不可吗？他们喋喋不休的东西，至少连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他们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以为是。要和一个与我水平相当的人交谈，只消说几句话，一切便一清二楚，而要跟这两个家伙就是没完没了地谈下去，也弄不明白什么。”他在屋子里的空地上来回踱了几次，看见对面楼上的那个老太太扶着一个年纪还要大得多的老头走到窗前。K觉得该让这场闹剧收场了。“带我去见你们的上司，”他说道。“那要等他下命令，先别这么着急，”那个叫威勒姆的看守说。“我倒要奉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去，安安静静地等着你的发落。我们劝你别再白费气力胡思乱想，神魂不安，还是集中精力为好。你将面临的是举足轻重的审讯。我们对你可是好心好意，而你待我们却不这样好。你别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现在比起你来，至少我们是自由的，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优势。不过，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乐意给你从对面的咖啡店里拿些早点来。”

K没有理睬他们所说的，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如果他去打开隔壁的房门，或者甚至打开前厅的门，也许这两个家伙压根儿就不敢来阻拦，也许整个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可是，也许他们会来抓住他。一旦他栽到他们手里，那他现在在某些方面对他们还保持着的优势便会完全失去。因此他觉得不可操之过急，宁可稳妥，顺其自然。于是，他和看守们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他躺在床上，从洗脸架上拿来一个大苹果，这是他昨天晚上为早点准备好的。现在，这苹果就是他唯一的早点了。他吃了几大口，确实觉得挺可口的，怎么说也比那两个看守好心地要去那家肮脏不堪的通



宵咖啡店里买来的东西好多了。他感觉精神不错,而且满有信心。虽然他今天耽搁了银行一上午的工作,但是凭着他在那里的地位,随便说说也就过去了。他要不要把不能去上班的真实理由讲出来呢?他打算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就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也可以让住在对面的那两位老人作证,他们现在也许要走到对着他的窗前来。K觉得奇怪,至少他对那两个看守的想法感到诧异:他们居然把他赶回屋里,让他单独待在里面,使他大有自杀的机会。不过,他同时又从自己的思路出发扪心自问,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呢?难道是因为坐在身旁的这两个家伙侵吞了他的早点吗?自杀是多么的愚蠢呀;即使他想自杀,也不会这样做。这样做未免太愚蠢了。要是这两个看守不是如此赤裸裸的蠢笨的话,那么他真会以为,连他们也同样确信自杀是愚蠢的,所以才觉得让他一个人待在屋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他们想怎么监视随他们的便。他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上好的烧酒,斟满一杯,一饮而尽,用来弥补早点,接着斟上第二杯,为了给自己鼓鼓气;有这么一杯垫底,必要时可以应付不测。

这时,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呼叫,他吓了一跳,牙齿碰到酒杯上格格作响。“监督官叫你去,”有人这样喊道。正是这声叫喊使他感到十分吃惊。这是一声短促破碎、军令式的叫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看守弗兰茨发出来的。可是他盼的就是这个命令。“总算等到了,”他回敬了一声。他关上酒柜,立刻赶到隔壁屋里。然而,站在那儿的两个看守却走上前来又逼着K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这样子来干什么?”他们呵斥道,“你穿着件衬衫就想去见监督官吗?他非得让人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连我们也要跟着倒霉!”“放开我,见鬼去吧!”K大声喊道。这时,K已经被推到他的衣柜前。“你们从床上把人抓起来,还要他穿得衣冠楚楚,岂有此理。”“说这些都没有用,”两个看守说。K的嗓门越来越高,他们却变得非常平静,甚至有些沮丧,想借此把他搞糊涂,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理智起来。“荒谬的讲究!”他气呼呼地说。可是他说着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衣,用两手提着展开来,好像是让这两个看守瞧瞧行不行。他们摇了摇头。“一定要穿黑衣服,”他们